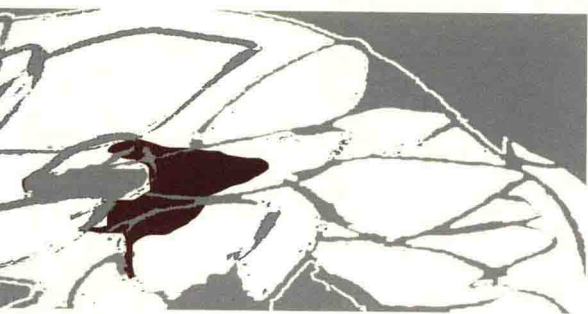




碎石集

管毓鹏 著

管毓鹏 著

碎石集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碎石集 / 管毓鹏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11
(香樟树文丛. 第2辑)
ISBN 978-7-5506-1035-4

I. ①碎… II. ①管…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5842号

- | | |
|---------|---|
| 书 名 | 碎石集 |
| 著 者 | 管毓鹏 |
| 策 划 | 无锡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责 任 编 辑 | 汪允普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集 团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印 刷 | 无锡市广新印刷厂
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石新路100号-17, 邮编: 214191 |
| 开 本 | 960×1304毫米 1/32 |
| 印 张 | 7 |
| 字 数 | 197千字 |
| 版 次 |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035-4 |
| 定 价 | 360.00元(全十一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0-82416254) |

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陆永基

副 主 编 李鸿声 马 汉

执行副主编 许 远

前言

香樟树文丛编委会

“香樟树文丛”系无锡市作家协会主持编辑的文学丛书，由凤凰出版社出版。2009年4月出版了第一辑，这次出版的是第二辑。

本辑共十一本，其中《水鉴》为无锡市宣传文化口的扶持项目，其余均为无锡作家各种文学体裁的个人作品。

卞文达的《午夜童话》、金山的《欢歌》为中短篇小说集；马汉的《烟火传》、姚琦的《白云苍狗集》、管毓鹏的《碎石集》为报告文学集；庄若江的《坐看云起》、梅锦明的《感动初春》、黄鉴中的《在路上》为散文集；范双喜的《抵达》为诗集；而陆永基的《重臣》则是一部具有视觉形式的长篇小说。与以青年作家为主的第一辑文丛不同的是，本辑文丛的作者多是中年以上的作家，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文化学养和成熟的创作手法，当是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创作是文学的出发点和目标，一切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都得通过实际的文学成果予以体现。长期以来，无锡市作家协会始终将促进和激励文学创作作为工作重点，努力为作家们提供有利于文学创作的环境和条件。

“香樟树文丛”正是展示这些文学创作成果的一个窗口。

目 录

第一辑 听涛

泯泯锡水几时回 3

制胜局先 26

希波克拉底的传人 47

金色的痼疽 67

第二辑 弄潮

上不完的台阶 95

坎坷的坦途 108

被骂做“卖厂贼”的厂长 125

打造发动机行业的“BMW” 135

劳动者的卫士 145

第三辑 观星

承范续统 推陈致新 155

在背叛中继承 在借鉴中创新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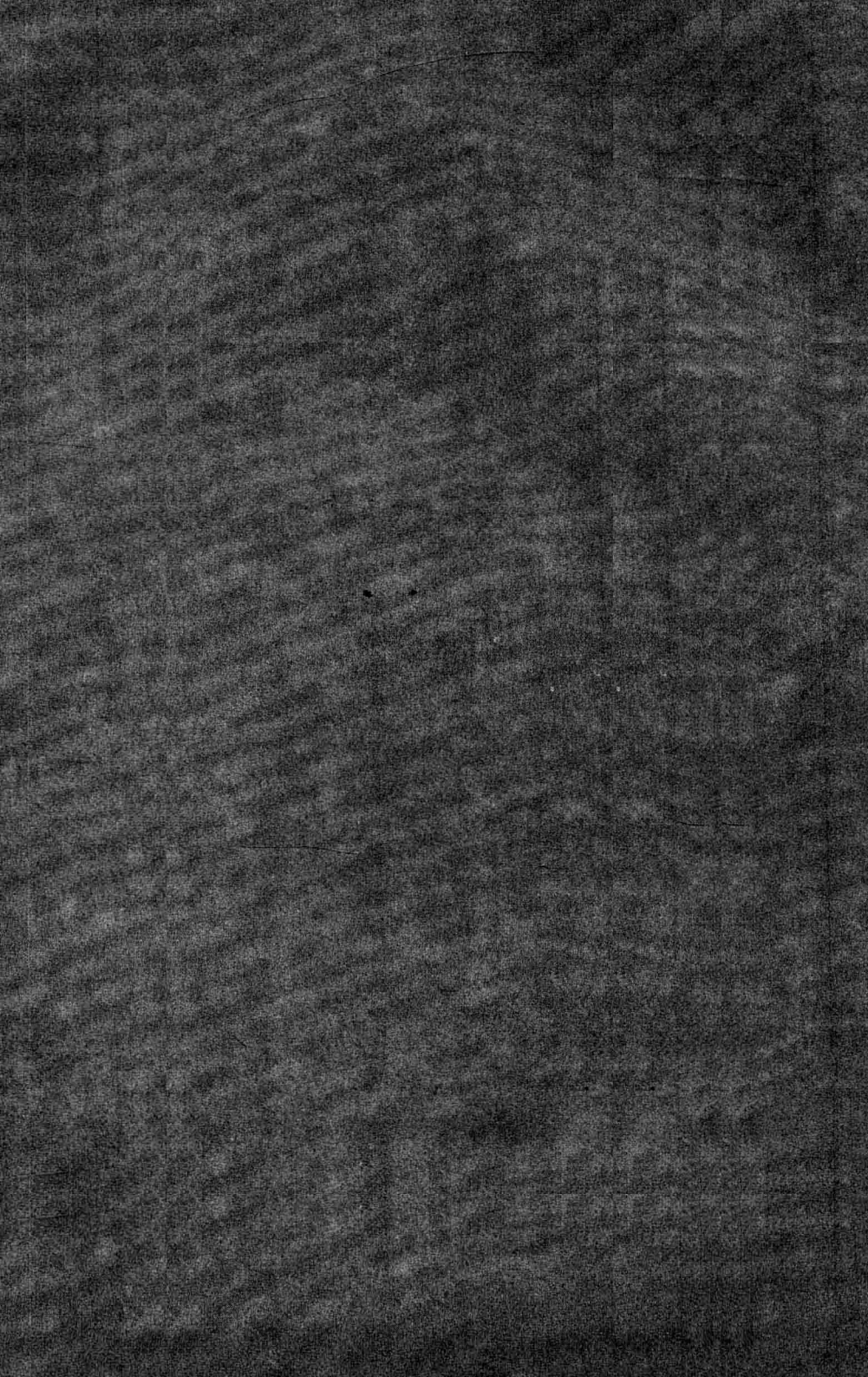
汇泉为海	168
布痴	173
泥人业的领军者	179
竹解心虚是我师	185
情系梁祝	190
玻璃画就水晶心	194
机针绣山河	197
人文锡山	200

第四辑 赏石

腹有诗书气自华	207
美石无言	212

第一輯

听 涛



泯泯锡水几时回

一

需要以短短一句话把自己介绍给世界时，我们这座城市递出的名片上写的是：“无锡充满温情和水。”

恕我直言，温情决非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感受到，无锡也不例外。但是水却泽被众生，让每个人分享她的恩惠。至少，在我们这片充满水的地方。

水是无锡的母乳。没有她的哺育，便没有我们这片鱼米之乡。早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泰伯、仲雍从黄河流域来到无锡的梅里，为了传播中原农耕文明，首先就率领先民开凿了伯渚。可以说，吴地的开发与这条中国最早的运河密不可分。公元前六世纪，作为振兴吴国的战略决策“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廩、治兵库”中的一项重点工程，伍子胥在现今无锡的西南隅修筑阖闾城，在筑城的同时就开掘了一条叫做闾江的运河，把太湖水引进城中供作水源。没有闾江，阖闾城无法生存。

水是无锡的血液。仰赖它输送的养分，无锡很早就成长为江南的货物集散地和漕运中心。在此基础上，无锡于明代形成了

“江南布码头”，十八世纪中叶成为“四大米市之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被誉为中国的丝都。时至今日，港口每年的吞吐量已经以千万吨计，水运能力遥遥领先于被称做交通大动脉的铁路，承担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物资运输任务。

水是无锡的基石。根据专家的预测，二十一世纪人类最紧缺的资源不是石油、不是粮食、不是某种稀有金属，而将是淡水。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乍看并不少，达到二万八千亿吨，居世界第六位。可是分摊给举世无双的人口，每人仅占有全球平均数的四分之一。一位国家领导人曾经指出，我国一些大中城市用水不足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相对于北京、天津、西安等众多名城的深受缺水困扰，静卧郊南的淼淼太湖、纵贯城区的悠悠大运河、从北侧奔流而过的滔滔长江，再加上纵横交错的河汉、星罗棋布的井泉，得天独厚的丰富水资源成为无锡的宝贵财富，为她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水，是无锡的柔姿、笑靥和明眸。无锡位列全国十大旅游重点城市之一，自然是由于湖山之美。而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告诉我们，“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然而岂止太湖！古运河、蠡湖、梁溪、惠泉、春申涧……无一不美。还是文天祥的诗句“锡水泯泯草木春”涵盖面最广，包括无锡整个水系，可免厚此薄彼之嫌。鼋渚雪涛、蠡湖烟雨、运河泛舟、惠麓观鱼，多少旖旎风光，多少赏心乐事，倾倒了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骚人墨客和丹青圣手，鲍照、王昌龄、李绅、苏轼、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吴文英、文天祥、倪瓒、王绂、文征明、唐寅……纷纷为之吟咏讴歌、为之挥毫泼墨，留下了无数不朽之作。

无锡的水，不仅形美，质更美。唐代诗人若冰曾以“注瓶云母滑，漱齿茯苓香”形容她的清澄甘冽。有了好水，才沏得出好茶、酿得出好酒、缫得出好丝、养得出好鱼、种得出好庄稼。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东坡要“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为什么玉祁双套和太湖水啤酒能够名传遐迩，为什么太湖银鱼、太湖白鱼、无锡茭白、玉露水蜜桃、“金双鹿”生丝等诸多佳品均得以享誉世间……

然而，这些年来无锡人纷纷注意到，家乡水渐渐变了。有一

条古老的哲学命题尽人皆知：人不能两次把脚伸进同一条河里。对此，无锡人或许会作出自己的解释。

二

对于大多数长年生活在城市中的无锡人来说，水质的变化是1994年7月3日方才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严峻问题。身为分管公用事业和环境保护的副市长，陈林荣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当然要早一些，深刻一些。但是他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当上副市长，增添了责任，挤掉了闲适，陈林荣的正常作息被打乱，节假日也常常不得休息。7月3日，星期天，天气酷热。他刚刚参加过一次会议，从江阴回到家，早已满身大汗，本想痛痛快快洗个澡。却听人大代表反映，市区自来水发臭。市有关部门也不断接到市民打来的电话，一天达几百次。消息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但是出于工作中养成的习惯，他还想亲自证实一下。走进卫生间，俯身嗅嗅刚注满浴缸的水，果然有些气味。伸出手指蘸些水捻一捻，还稍稍发腻。在他印象里，无锡自来水公司对供水质量一贯是重视的，水质保证体系已经提前实施国家制定的2000年标准。作为二级水司，自来水综合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就符合要求，而他们去年的综合合格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四七。记得自己不久前还表扬过。表扬刚过，臭水就来了，太不像话！陈林荣拿起电话，拨了公司经理鲍荣达家的号码，询问情况，商讨应变办法。

鲍荣达的回答不出所料，却不可全信——责任不在他们，完全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能想的办法他们都想了……

第二天一早，陈林荣来到发生臭水事故的梅园水厂，进行实地调查。在那里迎候他的有奉召而来的环境保护局、公用事业局、防疫站和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

察看源水取水口，他就知道鲍荣达所言不虚。进行现场分析以后，事件的原因更是明明白白——

太湖的水位低得异乎寻常，平时被淹没的粗大进水管如今高悬在水面以上。远处的卧波双虹映入眼帘，提醒他们，类似的大

早仅见于1934年。那一年，荣德生六十大寿，用所收寿仪为家乡建造了宝界桥。斗转星移一甲子，交通流量早已超过宝界桥所能承载，荣德生的孙子荣智健又捐资在其侧架设新宝界桥。巧合的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干旱的黄梅季节再次和造福桑梓的义举不期而遇。6月29日以来高温天气连续不断，7月2日气温更高达摄氏三十八度，烈日透过薄薄的水层无情地烤炙着湖底，连湖水的温度也升到了三十六度。近年来越积越厚的淤泥发酵了，湖水乌黑，冒着气泡，散发出腐尸般的气息。显然是由于水中溶氧率过低，鱼类无法生存，惨白色肚皮朝着天的死鱼大片大片漂浮在水面。就连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蚌类和螺类也成批死亡，尸体被浪潮推向岸边，遗留在滩地上，连缀成一条弯弯曲曲的粗线。

源水如此糟糕，怎么生产得出合格的自来水？陈林荣不愿意过分苛求自己的下级。可是，这水不仅要用，还要喝，饮用水国家标准的第一条就是无色无味。事关全市人民的生活和健康，他肩膀上压力也很大，不苛求又能如何？

领受军令状，“从速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自来水异味”，鲍荣达有些为难。他在自来水公司工作二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源水不合要求，光靠化学处理和物理吸附来解决问题极为困难。然而他没有讨价还价，爽爽快快地接受了任务。因为二十多年的经验又告诉他，水对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决定性作用无可代替，陈副市长下达的是非执行不可的死命令。既然讨价还价没有用，倒不如爽快一点为好。

鲍荣达清楚记得，1990年太湖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蓝藻大暴发，历时二十五天之久，自来水的产量和质量都因此受到影响，造成一百十六家企业停产，几万户居民缺水，鱼类死亡八万九千斤，直接经济损失一亿三千万元。如果处理不好，这样的局面就可能再次出现。

自来水公司实行了总动员，所有能够下厂的科室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員统统下去协助工作；净水剂的投放量增大到平日的三倍多，投药次数从出厂前一次改为浑水输送、沉淀、出厂时各一次；一些通常很少使用的、价格比较昂贵的净水消毒剂，例如高锰酸钾、三氯化铁、氢氧化钙、水玻璃、高分子助凝剂，也都被

采用。水质总算达标了，不过，制水成本却因此提高了五六倍。

市民们看惯了商家“大酬宾”的广告，早已无动于衷。他们哪里知道，1994年七八月间默默从水管送进他们家的自来水才真正是自来水公司不加张扬的亏本酬宾！

臭水问题解决了，鲍荣达松了一口气，陈林荣也对自来水公司表示了慰问和赞扬，可是他自己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深知，这样的解决办法只是治标，不是治本；对于生活和生产用水的持续的和根本的威胁并非数十年一遇的高温干旱，而是水体污染；长久之计不是责令水厂改变生产工艺，而是彻底治理水环境。

治理水污染实在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长期任务，无锡市早已着手，他的前任薛承志分管此事多年，出力尤多。担任现职以来，陈林荣也和其他同志一起做了许多工作，可是治理总是不如污染快，令人难以乐观。

三

以京杭运河无锡段为主体的市区河道，曾经是鱼虾繁衍生息的大好所在。笔者至今记得儿时跟随父亲去钓鱼的情景。虽然往往空手而归，但那不是因为河里鱼少，而是因为父亲钓术不精。直到“文革”末期，河里还可以游泳。每逢夏日，舟楫往往只能在人流中曲折趲行。

而今，诸多小河浜业已沦落成露天阴沟，古运河的水质也严重恶化，夏季常常黑臭。

流传甚广的一首顺口溜道出了演变的过程：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水质变坏，七十年代鱼虾绝代，八十年代不敢洗马桶盖。

环保专家的评价不那么形象、不那么生动，却更加量化、更加权威。按照他们的分类标准，市区运河水质已经降至五类或劣五类，也就是重污染到严重污染。

所以，从运河水系取水的七一水厂面临着比梅园水厂更为恶劣的环境，源水受各种污染的影响十分严重。

1992年初，市人大部分代表团提出《关于尽快改善七一水厂水环境质量，确保人民身体健康》的批评建议。其后，环保局长王辰斗组织市县有关部门对取水口上游八十平方公里内进行了水文水质调查，提出七条措施，使情况一度改善。但污染源并未彻底清除，运河水系整体状况如故。所以不久后一切又是老样子，甚至更糟。

1993年4月的一个下午，王辰斗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铃声大作。自来水公司报告，七一水厂水源附近河水发臭，鱼类大量死亡。

王辰斗明白事态的紧迫性，顾不得下班时间已到，立刻通知监测站和监理站，组织人员前往南门吊桥、亭子桥、吴桥、东风桥一线调查水质。

调查人员来不及吃晚饭，忙到晚上七点多钟，终于摸清了情况：由于水文变化，长江水位低，太湖水位高，太湖大量出水，把城市河道积存的污水一下子推到七一水厂周围的补给河道，七一水厂的生产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必须迅速采取对策。

王辰斗立刻报告市政府总值班室，总值班室立刻报告分管市长陈林荣，陈林荣立刻决定当晚召开紧急现场会议，紧急现场会议上各有关部门一起制定了应急方案：从长江调水提高城区水位并稀释污染河水、七一水厂减少产量、中桥水厂增产填补缺口、动员部分工厂停产让水……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一次重大污染事故方才得以避免。可是，类似情况的出现并非一次，不可能老是靠应急措施过日子。

太湖的情况比运河水系好一些，但是周边水质也已经降至三类。湖水富营养化，大量的磷和氮促使水生植物疯长，全年有三分之二时间出现藻类，总量接近五百万吨。水中满目浮藻，白居易笔下的“浸月冷波千顷练”已然不复可见。

在太湖边的梅园水厂，没有人忘得了1990年7月6日。

那一天早晨，浑水车间工人上班后发现，从太湖抽来的水失去了往日的透明性，绿茵茵、粘乎乎，好象绿色墙粉。再抬眼向窗外望去，满湖湖水全都变成蓝绿一片。取样检测，每升水里居然生存着十三亿只蓝藻。

由于藻体内含有气泡，加矾沉淀工序对蓝藻作用甚微，虽然过滤工序可以将这些微生物大部分阻截掉，可是两排巨大的石英砂过滤池很快被表面带有粘液的蓝藻堵死。原来十六小时用清水冲洗滤池一次，现在每隔两三小时就需要冲洗。

因为蓝藻难以彻底清除，供水质量大为下降，产量更是锐减百分之五十。

为了治理蓝藻，市里成立了由建委牵头的专门机构，提出了生物遏制、物理阻隔、工艺措施三管齐下的应对方案。

于是，人们用竹篱笆和玻璃纤维布筑成两道屏障，把各水厂的取水口围了起来，两道屏障之间再种上水花生和水浮莲等水生植物，以夺取养分，遏制蓝藻生长。据有关人员说，这两项措施使得进入水厂的蓝藻减少了两成到三成。

剩下的就需要厂内处理了。公司抽调技术力量，在一位副总工程师带领下进行研究，历经数月，加山泥促使藻体沉淀的新工艺终于试验成功。这已经是本次蓝藻暴发以后好久，当时并没有来得及派上用场。

当时采用的是一位青年技术人员的建议，加用强氧化剂高锰酸钾杀藻。

两法兼施，则可以清除绝大部分藻体，在以后几年蓝藻暴发时，都是这样来确保自来水的产量和质量。

鲍荣达说：“我们自来水公司其实是水污染的最大受害者。”确实，为了全市人民喝上清洁卫生的水，为了全市经济不被缺水拉后腿，他们不惜代价、竭尽心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却还常常代人受过面对公众的指责，他们有一肚皮委屈。可是他们说得更多的却是忧虑，他们担心自己的努力只能应付一时，无法长期应对水环境污染愈演愈烈的总体趋势。

四

水环境污染是伴随城市发展，尤其是经济腾飞，而日益严重的。

昔日密密交织于老城区的河道网曾经被形象地比作一张弓上

搭着九支箭，这样的景象而今不复存在，这些河流中的大部分业已化作平坦的柏油马路，新添的是宽阔的新运河，水陆交通因而更为便利；现存的河流上，一道道防洪闸、一座座抽水泵站相继落成，大大提高了抗洪排涝能力，确保了城市的汛期安全。但是我们也不要一味叫好，以上两大因素也使河道的流型和流量发生改变，使水体的自净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一幢接一幢拔地而起的商住楼、一片又一片蔓延开去的居民新村，把城区面积从四十年前的十二平方公里扩大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七十多平方公里。市区常住人口增至九十几万，加上流动人口和打工者，远不止百万之众。每天产生的九万吨生活污水，包括上万只化粪池作用未必可靠的化粪池的出品，一齐汇入下水道，就在人们眼皮底下由岸边一只只圆形的排水孔不舍昼夜地流进河里。

水面上舟来船往，忙碌纷繁。人们惯用多如过江之鲫来形容船只密集，可是鲫鱼再多也不至于堵塞河道。而本市航道被船堵得无法航行的现象屡屡发生，严重时一堵几天，绵延数十公里，较之西方大城市的堵车壮观毫不逊色。带来大量旅客和货物的船舶，也相应地带来油污、污水和其他污染物，许多时候甚至将粪和尿直接排进水里。

有一种船则已经久未谋面，那就是鬻河泥的小农船。被誉为华夏首富的无锡农民再也不屑于费时费力收集这种有机肥料，他们宁愿掏钱买化肥。富含有机物的淤泥留给河床和湖底，将河流和湖泊越淤越浅，进一步减少水环境容量，加速水质恶化。

林立的烟囱高耸入云，过去被视为我们城市的景观之一，现今则被目为毒化空气的罪魁。工厂的污水排出口不那么引人注目，危害性却同样巨大。名列全国十五座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无锡仅仅老城区就有将近两千家工厂，虽然万元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从1988年的一百四十八吨下降为1992年的六十一吨，可是同期的工业产值增长率却达到每年百分之三十一·二，所以总的排放量有增无已。每天直接或间接排入城区河道的工业废水在三十万吨以上，城市河道总水量的一半来源于此，总污染负荷的百分之七十也由此而来。排放量最大、色彩最丰富的是印染行业，化学